

不才編輯

清史拾遺
甲編

宣南編譯社印行

清秘史外錄 第一刊

●發行預定券

●先贈總目錄

武進許指嚴先生著先生各種撰述
久散見於海上各雜誌及新聞紙中
無俟贅述茲本社同人推爲主任更

出其新撰各稿外間未經見者參以

旅京見聞之所獲益徵奇秘繚曲得

未曾有茲分期陸續付印先出第一

刊并發售預定券有簡章及總目錄

函索卽寄

曼珠豔史 第一刊

有清十一葉宮禁及貴
冑奢淫奇秘之軼事盡
萃於一編洵指嚴先生
得意之作也海內愛讀
者幸勿等閒視之預定
券例如上

民國豔史

此尤現今奇秘之作情
節與筆法無美不臻茲
已完稿付印售預定券
例如上

弁言

自古史乘得於官書者多訛以其爲一姓一家之言類皆鋪張揚厲粉飾太平貢掄揚之諛詞失褒貶之真義尙不如稗官野史之信筆直書猶能存其真也武進指嚴大師收集當代名家筆記編爲清史拾遺一書而以不才自署雖其信手拈來不合記事編年之例而其間事實大都出於私家記載或父老傳聞官書多不詳焉洵足爲編清史者之資料凡欲知有清一代軼事趣聞者誠不可不手執一編也染人識

清
史
拾
遺



清史拾遺甲編目錄

李文忠遺事

陶文毅識左文襄於微時

左文襄家書之滑稽

胡文忠遺事

戴文節公熙

吳清卿

張懷芝

吳槐江持大體

滿臣奉寬持正

某武臣諷諫

清史拾遺



466464

清史拾遺

陳右銘中丞勸田玉梅勤王書

明史忠正軼事

太平天國外交軼事

明太祖墨蹟

烈婦二則

烈女

夫人城

十二騎

庚子拳亂軼聞

庚子國變始末

甲午兵事始末



拳變餘聞

台灣兵事紀（暫缺入後編）

中法兵事始末

浙湖蔡氏二節士

程學啓誘殺降酋

湘淮軍制

龔定庵

西人與華人

東林書院

穆珠索耶



清史拾遺



清史拾遺甲編

不才選輯

李文忠遺事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溝猶著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國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人。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于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

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荻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之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弟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蹶蹶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即授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却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陶文毅識左文襄于微時

左文襄之初舉秋試也。禮部報罷回籍。佗僚甚館。體陵書院山長脩脯至。非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方督兩江。乞假回籍省墓。當是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道江西。文毅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悉有加。醴陵爲贛湘兩省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爲行館。囑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之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入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見時。慕陵嘗從容詢及也。文毅覩楹帖。激賞不已。問縣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對。卽遣輿馬迎之。至談一日夜。大洽。立卽延入幕府。禮以上賓。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尙在髫齡。而文襄有一女。年與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爲述求婚意。文襄遜謝不敢。

當文毅曰君母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文囊知不可辭即慨然允諾未幾文毅騎箕文囊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如文毅在時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文囊爲之禦侮得無事文毅藏書綦富文囊暇日皆遍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勛業蓋悉植基于是時也

左文襄家書之滑稽

左文襄之捷秋試也與同年生湘潭歐陽某同船北上一日文襄伏几作書歐陽生問何爲曰作家書耳有頃船已泊文襄匆匆登岸縱眺書稿置几上尙未緘封也歐陽生因取視之書中叙別家後情事了無足異者惟中間叙及一夕泊船僻處夜已三鼓忽水盜十餘人皆明火持刀入艙以

刃啓己帳已則大呼拔劍起力與諸賊鬥諸賊皆披靡退至艙外已又大呼追之賊不能支紛紛逃入水中頗恨已不習泅致羣盜逸去不得執而殲旃也歐陽生讀之大愕自念同船已十餘日果有此事已何以不知然家書特鄭重其事又似非子虛因召文襄從者問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船主問之皆矢言實無其事未幾文襄徐步返船歐陽生急詰之文襄笑曰子非與我同夢者安知吾所爲耶歐陽生曰夢耶何以家書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痴人矣昨晚吾偶讀後漢書光武紀見其叙昆陽之戰雲垂海立使人精神飛舞晚即感此夢乃悟前史所叙戰事大半皆夢境耳安知昆陽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夢者子胡爲獨怪我耶信矣痴人之不可與說夢也

胡文忠遺事

前清名臣並稱曾胡。然益陽調護諸帥。克成大勛。其識度尙在湘鄉上。初彭剛直與楊勇懋並治水師。已而有隙。不相見者數月。文忠憂之一日。治酒邀二公飲。而不使相知。勇懋先至。談方洽。忽聞人報。剛直來。勇懋即起。欲去。文忠固留之。剛直自外入。見勇懋已在座。亦反身欲出。文忠力挽之。入。二公勉就座。嘿然不交一言。俄侍者奉一盤至。中貯三巨觥。酒皆滿。文忠先取其一。而長隄於二公之前。曰。廉藹負荊之舉。傳之史冊。爲千古美談。今長江萬里。安危全局。俱在兩公。而兩賢相厄。乃如此。其何以宏濟艱難。某又何以對朝廷耶。語畢。歛歔不自已。二公皆大感動。亦各取一觥。隄而誓曰。自今以往。我二人不釋憾而同心者。有如此酒。乃盡飲之。頓首而起。文忠乃大喜。更進酒饌。與二公劇飲。盡歡而散。二公自此終身無間言。鮑春霆之奉召東征也。文正旣以檄趣之矣。文忠更爲手書殷勤勸行。多

至二十六函。鮑至望江。稟請購安家費二千金。文正懟曰。奉命擊賊。未見敵而先支巨金。非特以私廢公。且何以厲前敵將士乎。固靳之。事聞於文忠。立緘三千金。令材官數人齎以往。鮑感激涕零。誓以死報。自是每戰無不盡力以名。將稱文忠年五十。未有子。其夫人安化陶文毅公女也。文忠督師攻武昌。夫人携一妾往就之。將至。先使人傳語。請以軍隊往迎。既許之矣。幕中一狂士上書文忠。引婦人在軍。兵氣不揚之語。以風文忠。得書立遣人謝夫人。即日廻舟南旋。并不與一見。其公爾忘私也如此。

戴文節公熙

道光末。英人初犯廣東。總督徐廣縉巡撫葉名琛。以大吏入告。帝喜。封廣縉子爵。名琛男爵。錢唐戴文節公熙。以侍郎爲南書房翰林。言於帝曰。臣嘗官廣東學政。深知二臣底蘊。實非撥亂之才。鋪張揚厲之辭。恐未盡當。

時實錄宜少。靳之。帝勃然不悅。是時字畫律令最嚴。中外章疏。偶有一二破體字。輒被譴責。然南齋詞臣進奉卷冊。向不拘拘楷法。文節所書尤多雜行草。帝一日出一畫卷。勅近侍持往南齋命題。屬之曰。此卷可交與不寫錯字之張錫庚。毋以付諸常寫錯字之戴熙也。文節聞之。知帝眷已替。卽日上疏移疾乞骸骨。帝益怒。詔責其託疾欺謾。降三品京堂。仍休致回籍。後卒。殉杭州之難。

吳清卿

滿清吳縣吳清卿之督學陝甘也。時左宗棠甫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左固夙以武侯自命者。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學使下車觀風。卽以諸葛大名垂宇宙。命題左聞之甚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左撚髭微笑不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

敢

張懷芝

庚子拳亂。董軍攻使館十餘日。不能下。朝旨召武衛軍開花砲隊入都助。攻天津。總兵張懷芝方爲武衛軍分統。奉檄率所部入都。榮祿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最便俯攻。即飭懷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砲位。砲垂發矣。懷芝忽心動。令部將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詣榮邸請曰。城垣距使館僅咫尺。地砲一發。闔館立成齋粉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既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爲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據以行。事言之數四。榮終無言。懷芝乃曰。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炮聲一出。裏邊總是聽得見的。懷芝悟卽匆匆辭出。至城上乃陽言。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於是盡移砲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